

無可奈何花落去——淺論白先勇《臺北人》

一、前言

1. 導論：

《臺北人》中的每篇作品幾乎都構成了一種充滿愁緒的比照，大抵屬於「家鄉」的記憶的部位，總是迴漾著青春、志向、貞潔、純淨、愛情、奢華、馨香、人性、誠實、正常，而在失落「家鄉」的部位則充斥著衰老、消沉、放蕩、污濁、肉慾、萎敗、枯黃、獸交、狡詐、荒誕……

（余秋雨〈世紀性的文化鄉愁——「臺北人」之主題探討〉）

2. 篇目：

〈永遠的尹雪艷〉、〈一把青〉、〈歲除〉、〈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思舊賦〉、〈梁父吟〉、〈孤戀花〉
〈花橋榮記〉、〈秋思〉、〈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遊園驚夢〉
〈冬夜〉、〈國葬〉

二、討論大綱：

1. 寫作主題：今非昔比、靈肉之爭、生死之謎（歐陽子）
人生體驗／歷史體驗（余秋雨）
2. 內容題材：大陸記憶／臺灣現狀（家鄉的記憶／客居的無奈）
對逝去時代之哀悼與現實環境的扞格不入
愛情、青春的美好和追尋
物質／精神的匱乏
3. 人物形象：時空形態／人生形態
上流階層／下層社會
「大」人物／「小」人物
4. 寫作技巧：全知觀點（視角的選擇）、意識流
5. 語言對話：寫實／象徵（真實貼切／精雕細鏤）
6. 其他：觸及歷史問題（民國史）……

三、延伸閱讀：

1. 白先勇著《孽子》，臺北：允晨文化，1990年10月。
2. 白先勇著《第六隻手指》，臺北：爾雅，1995年11月。
3. 白先勇著《寂寞的十七歲》，臺北：允晨文化，2000年2月。
4. 白先勇著《樹猶如此》，臺北：聯合文學，2002年1月。
5. 王玲玲、徐浮明合著《最後的貴族：白先勇傳》，臺北：聯經，2004年4月。

《臺北人》篇目簡要歸納

憶舊：今昔榮衰之慨：

12. 〈遊園驚夢〉：錢夫人（藍田玉）、竇夫人（桂枝香）、17 月月紅、蔣碧月（13 天辣椒）
3. 〈歲除〉：賴鳴升、劉營長夫婦、驪珠、俞欣
6. 〈思舊賦〉：順恩嫂、羅伯娘
7. 〈梁父吟〉：樸公、雷委員、孟養、家驥
14. 〈國葬〉：秦副官、李浩然（葉輝、章健、劉行奇）
10. 〈秋思〉：華夫人、林小姐、萬夫人

自我放逐：

1. 〈永遠的尹雪艷〉：尹雪艷、王貴生、洪處長、徐壯圖
4.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金兆麗、月如、朱鳳、年青男人
9. 〈花橋榮記〉：老闆娘、盧先生、阿春
2. 〈一把青〉：朱青、郭軫、小顧、偉成太太（師娘）
5. 〈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王雄、麗兒、麗兒表哥（我）、喜妹
13. 〈冬夜〉：余教授夫婦、吳柱國

同性情誼：

8. 〈孤戀花〉：雲芳、五寶、娟娟
11. 〈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教主（朱燄）、阿雄、黑笑郎

《臺北人》導讀內容

1. 首先說明三份資料：有《臺北人》篇目的簡要歸納，篇目中加黑並以斜體字呈現的有〈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孤戀花〉、〈花橋榮記〉、〈遊園驚夢〉這五篇曾改編成電視電影，甚至是舞臺劇。因此，以下的討論，將針對這幾篇做主要的論述。另外高達四篇主題，描寫的是「憶舊：軍人今昔之慨」，以身為軍職人員本身或其眷屬、僕役等角度討論到「大陸記憶／臺灣現狀（家鄉的記憶／客居的無奈）」，如〈歲除〉、〈思舊賦〉、〈梁父吟〉、〈國葬〉。而〈國葬〉置於文本最後一篇，甚至令人聯想到屈原《九歌》中，僅次於送神曲〈禮魂〉的〈國殤〉，而且內容同樣表達出對「追悼及祭祀保衛國土戰死的將士的輓歌」。
2. 接著有意識流的簡要介紹及〈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剪報，這是 10 月 9 日聯合報的報導。由劉曉慶主演的歌舞話劇將於明年 1 月 4 日至 13 日在臺北國父紀念

館演出，有興趣觀賞的老師可以做個參考。其實從這樣的消息可以知道，白先勇先生作品的經典性，各位大概於學生時期就或多或少接觸過白先勇的作品，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一樣，常常看過就忘，對於比較著名的故事，也幾乎僅止於大概的印象。這次藉由這樣的機會，重新觀賞《臺北人》，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許多記憶再次湧現，對文本的感受也不太一樣。下面就自己的想法跟各位老師們分享，不成熟之處希望大家多所包涵。

3. 白先勇先生所著的「臺北人」是由十四個短篇所組成的小說集，這十四篇小說的主角各不相同，從上流社會有權有勢的樸公（〈梁父吟〉），到下流社會的流浪漢（〈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這些角色也包含了各種不同職業以及各個社會階層；有曾參與五四運動的大學教授、有社交界的紅人、退伍軍人以及佣人等。在這些不同的角色身上，我們卻可以發現幾個共同點：

- 一、這群人均是在國共內戰後隨著政府來到臺灣的外省人，而這群人也多半將臺灣當成了一個無須久留的落腳處。
- 二、書中大部份的主角均無法忘懷自己的過去，無論是有著豐功偉業的將軍或是因戰亂而被迫離開青梅竹馬的小學老師，這群人無時無刻不沉迷在自己的過去並遲遲不願接受現實。在他們的心目中，大陸所代表的是青春、活力以及完美；而臺灣則成了無奈、低俗及冷漠的代名詞，而這個特色也在《臺北人》一書中處處可見。

以下討論順序，依循大綱進行，分別為：寫作主題、內容題材、寫作技巧、語言對話，五個面向來分析：

4. 在討論大綱中曾提到歐陽子將《臺北人》主題分成三大部分，有「今非昔比」、「靈肉之爭」、「生死之謎」我想各位在序言部分都已閱讀過，因此便不再贅述。進一步討論的是，就主題及內容而言，大抵分為：

a. 大陸記憶／臺灣現狀（家鄉的記憶／客居的無奈）：〈歲除〉、〈思舊賦〉、〈梁父吟〉、〈國葬〉

b. 對逝去時代之哀悼與現實環境的扞格不入：

〈冬夜〉：余教授的失意與婚姻，急於擺脫現狀的包袱

〈遊園驚夢〉：

(1) 錢夫人當時登臺時的盛況空前，如今物是人非，一臺臺出入寶公館的私家車，反觀自己乘坐的是計程車。

(2) 女士們不及膝的流行旗袍，對照自己長至腳踝的墨綠卻略顯「烏黑」色的旗袍。

然而，此篇故事與湯顯祖《牡丹亭》有何相同，為何要命名為〈遊園驚夢〉？故事中的藍田玉輾轉來到臺灣，從絢爛歸於平淡。因為一場豪門夜宴，勾起了她無限往事回憶。就在她應邀清唱〈驚夢〉的警句時，她豁然「驚夢」了。春夢了無痕，當年的「姹紫嫣紅」，如今已不付存在，而她一度發生的婚外戀情，到頭來也只是徒留回憶。在短短幾句唱腔中，竟讓藍田玉有如經歷了前世今生。

可是藍田玉畢竟不是杜麗娘。因緣際會下，作了短短幾年南京政府治下的官夫人。藍田玉所嫁的錢鵬志將軍「老得好當他的爺爺」。她的婚姻，說穿了，是一個青春女子與死神的交易。藍田玉半輩子「只活過一次」，她與錢的副官發生感情，春風一度。但這唯一的一段情史來得急，去得快。而她鍾情的對象也決不似柳夢梅。

對照《牡丹亭》裏的花團錦簇，美夢成真，白先勇的〈遊園驚夢〉從頭寫的，就是「夢」的墮落與難以救贖。白先勇刻意營造人物、情節的今昔呼應關係，自然給人似曾相識的迷離詭異之感。如果《牡丹亭》寫還魂，我們則可說白先勇的小說只帶來魂歸何處的感嘆：他講的是個落魄與「失魂」的故事。到了臺灣的藍田玉已經一無所有，儘管寶公館的衣香鬢影讓她恍惚間又回到南京時代，但觸目所見的一切人事，其實都已似是而非，充滿鬼氣。往日時光的精魄，何可尋覓？

白先勇的〈遊園驚夢〉以過去完成式的時態敘述一則時光陷落、恩情蕩然的故事。小說有一個悼亡——向過去說再見的儀式——的架構；南京的日子雖然美好，眼下的「臺北人」也必須一點一點的轉移他們的戀舊心情。寶公館的花園夜會因此是死火重溫，也是另起爐竈。但隨著藍田玉的逐步進入《牡丹亭》〈遊園〉的核心，小說的抒情意識顯露它的憂鬱症狀。此岸雖跨不過彼岸，過去的回憶卻不能完，也完不了。藍田玉最後的驚夢，與其說帶來盪氣迴腸的啓悟，不如說更多了一層此恨綿綿的徬徨。痛定思痛，傷逝的症候由此汨汨流出。

c. 愛情、青春的美好和追尋／物質精神的匱乏：

〈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和〈花橋榮記〉，是《臺北人》一書中兩個非常相似的故事；而它們的主角雖然有著不同的過去，卻有著類似的命運和結局。從這兩個故事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共通點：

首先，這兩篇小說裡的主角一樣由於國民政府遷臺，而迫不得已的由大陸輾轉來到了臺灣。就像當時所有離家的大陸人，這兩位主角在大陸的家鄉裡有著已訂下婚約的青梅竹馬，而這更成了這兩位主角日後的精神依靠以及日後命運的伏筆。白先勇筆下這兩位主角，〈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裡的王雄，以及〈花橋榮記〉裡的盧先生，雖不如其他故事中的主角沉淪在往事之中無法自拔，但從字裡行間，我們依然能看出他們那濃厚的思鄉情懷。如王雄在談及他那自小指腹為婚的小妹子，以及盧先生談及他那留在桂林的未婚妻的神情，一一顯現了他們的思鄉心切。也正是這份情懷和希望成了他們生活的寄託。我們在〈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裡看見王雄將麗兒當成了他那失散已久、了無消息的妹子，並將麗兒當成了生活的重心。而〈花橋榮記〉的盧先生則時時刻刻惦記著失散多年的未婚妻，並千方百計的想接她出來團聚。這些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卻是這類小人物賴以為生的支柱，也是他們能活下去的要素。正因為這微小的希望，使這兩位主角得到了心靈上的滿足。

然而現實卻是殘酷的，這兩位主角先後遭遇了現實生活裡的沉重打擊，在〈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我們看見了王雄在被麗兒唾棄後，生活頓時失去了重心。初期王雄仍然千方百計、力求挽回麗兒的友情，然而他的努力和他心中的吶喊，隨著那兩條金魚被麗兒無情回絕的同時消逝殆盡。此後王雄選擇墮落，他空有一個空虛的軀殼，在心靈上，他早已死去，因此，他轉而求取肉體的滿足，他強暴了本省籍的佣人喜妹。這自暴自棄的舉動證明他早已失去了為人應有的尊嚴及本性，而緊接著心靈的腐化即是肉身的死亡。

〈花橋榮記〉的主角盧先生也有著非常類似的處境。當他發覺自己步入他人所設下的圈套後，他的性格起了極大的改變。盧先生知道自己多年來的唯一願望——和未婚妻團聚成了幻影後，他的生命即一步步地走向終點。失去了生活的原動力後，盧先生不再是從前那熱心負責的小學教師，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沒有知覺的空殼，轉而求取肉慾的滿足，進而和洗衣的阿春發生了姦情。當他被阿春背叛，連這最低下的情慾都無法保有時，只有走向生命的終點。

在這兩個短篇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出白先勇先生在描寫人物及情景的精妙手法，也可以看出他對一些配角的負面描述。在這兩篇小說中，作者安排了臺灣籍的配角，並以她們和男主角在家鄉的女友做對比。這些配角往往是負面、醜陋以及低俗的代言人。

〈孤戀花〉：

孤戀花的背景是在日據臺灣、中日戰爭、抗戰勝利、國共內戰、撤守臺灣，人們生活困苦，社會動盪不安。在〈孤戀花〉的原著小說中，雲芳、五寶、娟娟，都是身世飄零的薄命酒女，她們的世界充滿了悲苦、暴力和死亡。故事中的男人都是骯髒、粗暴、冷酷的魔頭，如在上海逼死五寶的華三、在臺北凌虐娟娟的柯老雄、齷齪的黑道人物和好色的日本酒客等。只有那個卑微的樂師林三郎，以半瞎的眼睛和悲涼的歌曲，無力地陪伴著所有孤單的靈魂。這是一個沒有溫度的世界，雲芳雖然一心想跟五寶、娟娟相互依偎取暖，但無情的命運卻大手一揮，就將微小的溫情和夢想徹底毀滅。

小說版的〈孤戀花〉，基調非常冷冽。不論在上海還是臺北，所有的女人都命如草芥，從來不曾感受過一絲人性的溫暖或光亮。她們最終只能走上瘋狂或自毀。雲芳也無力改變自己或別人的命運，只能對著悲劇性的命運洪流，發出一聲無奈而卑微的喟嘆。

但在電影〈孤戀花〉中，女人在無情的命運之前，卻努力掙扎著要活出屬於她的人性溫暖與厚度。我們流淚不是因為悲傷，而是深深的心疼和不捨。在臺北，雲芳遇見了苦命的娟娟，讓她不斷想起五寶。她重新燃起擁有一個家的夢想，用所有的積蓄買了一個小巧的房子，邀請娟娟過來同住。但娟娟遇見了黑道大哥柯老雄，將故事推向悲劇性的結局。最後，雲芳離開臺北，搬到高雄隱居，帶著所有的記憶，獨自走向往後的人生。

〈孤戀花〉是一部非常女性的電影，片中的靈魂人物：雲芳、五寶和娟娟，都只是時代命運作弄下的卑微生命，但她們都以自己的方式，來對抗無奈的飄零。雲芳付出她無悔的愛和溫情，盡力想要保護五寶和娟娟；五寶以純真的善良，勇敢承接恩情道義的重擔；娟娟以瘦弱的身軀反擊男性的壓迫，爆發出驚人的憤怒能量。袁詠儀、李心潔和蕭淑慎的演出都非常精彩亮眼，尤其是袁詠儀那深情的眼神和壓抑內斂的豐富表情，讓人看完電影後，仍久久縈繞在腦海。

電影〈孤戀花〉中的男性角色，雖是陪襯，但也顯得立體而有血有肉，譬如林三郎，他是真心深愛著五寶，當他由雲芳手中接過骨灰罈時，失聲痛哭的一幕，令人動容。還有高捷飾演的柯老雄，也不像小說中那麼齷齪可厭，當他遇見仇家追殺，還硬要拉著娟娟跟他一起逃走時，我們也依稀看見他漂泊的人生還是需要有人相伴。他或許不懂得愛人，但在孤單的巨網之前，他在蠻橫的外表下無意間仍透露出脆弱的氣息。這就是一種人性的深度。

5. 人物形象：時空形態／人生形態：
上流階層／下層社會：

上流階層	下層社會
〈梁父吟〉：樸公	〈永遠的尹雪艷〉：尹雪艷
〈國葬〉：李浩然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金兆麗
	〈孤戀花〉：雲芳、五寶、娟娟
	〈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教主等人

上流階層：幾乎是榮景不再，只剩深沉的喟嘆

下層社會：

〈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一把青〉、〈孤戀花〉而上述四篇文本中的女主角，均以女性身體換取報酬，或權勢，或地位。如〈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金大班在舞場打滾了二十多年，眼見姊妹們已出嫁，風風光光，而自己卻仍是形單影隻，心裡恨嫁，卻又沒有好人家。最後，竟在那個年輕男子身上才找到一份發狂般的癡戀。過去，在上海百樂門，金大班曾把完整的愛給過一個名叫月如的男學生。現在，在臺北夜巴黎，她為求得一個安適的肉身棲息處，即將下嫁老邁的富商陳發榮。所謂「今非昔比」，無論她以前愛過多少人，現在最終都要下嫁富商。

物換星移下，一個風塵飄泊的女子在歲月的夾縫中抖下前半生的回憶，就在最後的一夜。上海舞國名花金兆麗決心洗盡鉛華，下嫁老華僑陳容發。在舞廳當大班的最後一夜，前塵往事，湧上心頭。笙歌旋繞，勾起生命中的兩段激情，和兩個男人。一個是英姿煥發的大學生，一個是樸儉沉典，癡情一片的航海員。然而都經不起現實無情的熬煉，只成為金兆麗的一份回憶。

另外，在人物方面，提及本省女生，如〈花橋榮記〉中的阿春、〈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的喜妹、〈冬夜〉的余太太，幾乎是肥壯胸大、沒受過教育的粗俗女人，相較於大陸女性的細緻，有了極大的差別。花橋榮記中的阿春，作者如此形容她：「……那個婆娘騎在盧先生身上，蓬頭散髮活像頭母獅子…」這些生動卻負面的描述不斷地加深讀者對臺灣人負面的刻板印象。或許有人認為作者是「製造臺灣負面印象」，然而這種說法也許有欠公允，但至少代表這群生活在臺北的外省人當時可能有的共同偏見。

無可諱言的，白先勇先生的臺北人將民國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大陸人生活作了細膩的刻畫。事實上由於作者本身即有著和書中人物非常相似的歷史背景，因此更能夠將這群過客的喜怒哀樂描述的人木三分。而也只有作者的經歷和才華方能將這些小人物的心理轉折有如此生動的呈現。表面上，作者似乎寫的是一些居住在臺灣的外省人之悲痛，事實上白先勇先生以這些小人物的心路歷程，成功地描述了一齣中華民族的時代悲劇。

6. 寫作手段：國外作家如普魯斯特、吳爾芙、喬伊斯、福克納等人，都是使用意識流寫作的好手，而我國作家如：張愛玲、王禎和等人，亦有許多作品運用其手法。一般來說，在使用的手法上，會符合：內心獨白、內心分析、時間和空間蒙太奇、詩化和音樂化等技巧。如〈遊園驚夢〉中錢夫人回想起過去在大陸唱戲時的種種，大量運用了意識流的寫法，讀來令人震撼，如爾雅版本第 283 頁的「妹子，不是姊姊不賞臉，實在為著他是姊姊命中的冤孽。瞎子師娘不是說過：榮華富貴——藍田玉，可惜你長錯了一根骨頭。冤孽啊。他可不就是姊姊命中招的冤孽了？懂嗎？妹子，冤孽。」不停地強調「長錯了一根骨頭」、「冤孽」等話語，令人不自覺亦深陷其中，而心有同感。

7. 語言對話：寫實／象徵

在這個部分，以〈永遠的尹雪艷〉為討論內容：

寫實：作品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徵，採用白描手法，揭示人物主導性格。尹雪艷的主要性格是「冰冷」。她一身素淨，肌膚雪白。盛宴華筵之時，披著束腰的銀狐大氅，眾人之中，如同冰雪化成的精靈，冷艷逼人。文本透過對交際場上的尹雪艷的簡潔描述，突出其外表美艷，內心冰冷的個性特徵。尤其是結尾一處寫到尹雪艷參加徐壯圖的喪儀，極簡省地敘寫她如何風一般閃進靈堂，簽名鞠躬，爾後撫摸孩子，與親屬握手，然後又風一般地離去。尹雪艷的整個悼念過程也如風一樣，準確迅速，有條不紊。內心「冰冷」之態完全呈現。

象徵：尹雪艷不僅是以寫實手法塑造的特定人物，也是一個永遠逝去的舊日繁華幽靈。她從不穿紅戴綠，總是素淨銀白的裝束，而且「風一般的步子」，「像一毬隨風飄盪的柳絮，腳下沒有札根似的」，彷彿一個遠離人間的仙魔。再加上有關她的種種「八字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輕者家

敗，重者人亡」的傳說，更是神秘莫測。無疑尹雪艷就是死亡的意象表徵。

8. 結論：閱讀白先勇的小說，讓我們體會許多當時來臺人士的心路歷程，他們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因過去沒有相關的經驗，未來應該也不會發生相同的事件；而這些更是生活在現在富裕臺灣的我們所無法體會的。在教學的過程中，適度的文本引用及講解，絕對有助於增加學生的興趣及豐富其文學涵養。很高興國文科能有這樣的活動，讓自己有機會重新閱讀此書，並且進一步深入探討。感謝各位的耐心聽講，本次導讀至此結束，謝謝各位。

★ 參考資料：

1. 游喚《現代小說精讀》，台北：五南，1998年11月。
2. 王德威〈聯合報副刊〉，2004年4月23日~4月29日。
3. 網路資料：李秉儀〈台北人〉<http://www.geocities.com/bihlian/taipei.html>。